

复，还也。器，谓圭璧。如五器，礼终则还之，三帛、生死则否。

②（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如五器”条。

③杨树达：《词诠》，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32页。

④《尔雅·释天》：“祭川曰浮沉。注曰：投祭水中，或浮或沉。”

⑤刘宝楠：《论语正义·八佾第三》。

⑥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第209页—211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刘裕七月灭后秦

李 琼 英

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安帝纪》义熙十三年云：“秋七月，刘裕克长安，执姚泓，收其彝器，归诸京师。”而同书卷十三《天文志下》在列举了大量天文现象之后却写道：“义熙十二年七月，刘裕伐姚泓。十三年八月，擒姚泓，司、兖、秦、雍悉平。”对于刘裕灭后秦这一件历史大事的确切时间，《晋书》的记载自相矛盾。那么，它究竟发生在七月，八月，还是九月？

南朝梁人沈约所修《宋书》卷二《武帝纪中》对这一事件有如此描述：义熙“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师进讨，……二月，冠军将军檀道济等次潼关。三月庚辰，大军入河。索虏步骑十万，营据河津。公命诸军济河击破之。公至洛阳。七月，至陕城。龙骧将军王镇恶伐木为舟，自河浮渭。八月，扶风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于蓝田。王镇恶克长安，生擒泓。九月，公至长安。长安丰全，

帑藏盈积，公先收其彝器、浑仪、土圭之属，献于京师；其余珍宝珠玉，以班赐将帅，执送姚泓，斩于建康市。”这里详细记载了东晋军队的进军时间与经过。刘裕的先遣部队王镇恶于八月攻下后秦都城长安，生擒姚泓，刘裕九月抵达长安。综合各方面因素以及其它史料，《宋书》的这段记录是可以取信的，理由是：

首先，沈约《宋书》大多直接取材于宋人徐爱《宋书》，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宋书多徐爱旧本”已作考证。徐爱自刘宋大明六年（公元四六二年）起任著作郎，修编完成了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四〇五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迄大明时为止的刘宋“国史”。应当说，当时人写当时事，资料丰富，取材容易，除非饰美，一般不会误载。《宋书》所载开国皇帝刘裕灭后秦，以时间先后为序，平铺直叙，没有隐讳或誉美，不存在时间上的混淆。

从南北朝人所著史书对此事的记载来看，亦可为《宋书》佐证。北魏人魏收在其《魏书》卷三《太宗记》中云魏太宗泰常二年（即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八月，刘裕灭姚泓。”

其次，《宋书》的记载符合晋军的推进速度。刘裕以东晋太尉身分率军北伐，早在义熙十二年即已开始，其年八月率军从京师出发，九月抵达彭城，并已遣檀道济、王镇恶等人步向许、洛，王仲德以水军入黄河，十月，先头部队攻下洛阳。在此基础上，义熙十三年正月，刘裕本人方率大军从彭城出发，向北进发。由于晋军进军路线需经过正日益强大的北魏人扩张范围，加之后秦主姚泓“以晋师之逼，遣使乞师于魏”（《晋书》卷一百十九《姚泓载记》）。于是魏主“诏司徒长孙嵩率诸军邀击刘裕”（《魏书》卷三《太宗纪》）。战事进行得非常激烈，因而晋军步步为营，先遣部队攻下一地，刘裕率大军便随后而至，直到七月才抵达陕城，此时正是雨季，天大霖雨，刘裕遣王镇恶伐木为舟，溯渭而进。因而王镇恶八月攻下长安，生擒姚泓，刘裕于九月随后到达，符合

事实。

第三，从东晋政权的反应来看，据《宋书》记载，由于刘裕灭后秦的显赫功勋，义熙十三年十月，晋天子下诏封刘裕为宋王，此举应当是对刘裕九月抵长安遣送姚泓至建康的反应。如果刘裕七月便攻下长安并执送姚泓至建康，东晋政权不会在事隔三个月之后才嘉奖刘裕，因为东晋政权这时已完全被刘裕党羽所把持，刘裕篡晋之心早已有之，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炫耀功绩的机会，何况是灭后秦这样一件大事？

何以《晋书·安帝纪》会将刘裕灭后秦误载为“七月”呢？这是有原因的。首先，在刘裕灭后秦一事的记载上，当时的一些史书确有记载不清之处。《太平御览》卷一百二十三《偏霸部七·后秦姚泓》引北魏人崔鸿《十六国春秋·后秦录》曰：“七月，刘裕次于陕城，泓自灊上还军，次于石桥。裕进据郑城。泓遣姚裕屯兵宫中，将军姚丕守渭桥，泓军于逍遥园，丕为晋所败。泓自赴之，因丕之败，遂相践而退。泓与河间公裕等数百骑出奔于石桥，大将军东平公赞闻泓之败，率诸军赴难，会泓于石桥。晋人已固青门，诸军不得入，众皆惊散。泓与河间公裕等诣裕请降。泓子彭城公伏念年十二，谓泓曰：‘陛下今虽降晋，刘裕待人无礼，终必不全，愿自裁决。’泓恍然不答，念遂登宫墙自投而死。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照以蒲坂降晋，东平公赞率宗室子弟百余人降于裕，裕尽杀之。九月，裕至长安，送泓于建康市戮之，时年三十。建康百里之内，草木焦死。”此处详载姚泓战败而降的经过，时间均附于“七月”之下，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似乎刘裕部队是在七月俘获姚泓。实际上，刘裕自陕城至郑城，其间的战斗相当激烈，包括众多史书所载的沈林子精兵万余越山开道以及王镇恶在大霖雨的恶劣天气中伐木为舟、自河浮渭等战事，据前所引各书，这些战事的发生时间是在八月。

其次，唐人修《晋书》，仅采用臧荣绪《晋书》为蓝本，并兼

采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虽然参考过当时的其他各家晋史及有关资料，却没有充分利用和仔细考核参照。修书的时间，从贞观二十年开始，二十二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而且又注重文采，不甚重视史实的甄别取舍，所载往往自相矛盾。正如刘裕灭姚泓一事，便有“七月”和“八月”的矛盾记载。

受《安帝纪》误载的影响，参预《晋书》编写的李延寿在所撰南北史中，也自相矛盾，在《北史》卷一《魏本纪》中，没有沿袭《魏书》的说法，也称“秋七月，……晋刘裕灭姚泓。”而在其《南史》卷一《宋本纪》中，却几乎照录《宋书·武帝纪》的内容，称王镇恶八月克长安，擒姚泓，九月刘裕至长安。中唐史学家许嵩在其《建康实录》卷十《安皇帝》也说：“秋七月，刘裕率檀道济、王镇恶等入关，别遣镇恶舟师溯河入渭，破姚泓，收其彝器归京师。”

到了宋代，已基本上不见“七月”说。《册府元龟》卷一百八十四《闰位部·勋业二》称：“七月至陕城，龙骧将军王镇恶伐木为舟，自河浮渭。八月，扶风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于蓝田。王镇恶克长安，生禽泓。九月，帝至长安。”司马光的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也采用“八月”说，认为王镇恶八月攻克长安，刘裕九月前来接收后秦彝器等物。

综上所述，晋军灭后秦在义熙十三年八月，而刘裕抵达长安收彝器等物并执送姚泓于建康，则是九月的事。《晋书·安帝纪》所载既不准确，又失之笼统。

作者工作单位：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